

柒周刊对话全国政协常委葛剑雄

没有话语权 就没有一流大学

建世界一流大学不是今天才有的目标,但是今天应该特别关注建一流大学的条件和环境,而在很多学校都喊出建一流大学的今天,我们应该特别防备对有关理念的漠视,某种意义上,什么是一流大学,这个概念需要厘清。就此,快报星期柒新闻周刊与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先生进行了一番对话。葛剑雄认为,自主办学是创建一流大学的前提。



全国政协常委葛剑雄 资料图片

□快报记者 刘方志

谁都喊“一流”,那就是笑话

星期柒新闻周刊:在您此次的提案中,有没有关于教育方面特别是大学方面的?

葛剑雄:这方面的提案主要涉及的是教育经费,倒不一定是大学的。最近说到“教育经费占GDP的4%”,其实早在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已提出,这个目标早就应该做到了。财政部长说要做到这一点困难大。做不到的话,我们的目标就会落空。同时,教育经费应该透明,下面怎么分配的要清楚,还要有透明的预算,稍微玩点数字游戏,就难了解。对教育经费不能克扣,由谁支配?校长应该有全权,应该有办校的独立性,对经费的使用也要负全责。

星期柒新闻周刊:您这么关注教育经费的问题,我们今天说办世界一流大学,那么这个经费问题对这个目标意义何在?

葛剑雄:办一流大学首先要保证经费,没钱是办不到的。认为大学钱很多,花不完,这是误解。如果我们和国际一流大学比,差远了。由于没有自主权,钱的效益降低了。现在在国内的大学,老先生有个几本书就可以教书了,可是现代大学是不可以缺少钱的,比如说要进行国际交流,怎么能缺钱呢?

星期柒新闻周刊:对于建设一流大学,保证经费恐怕只是一方面。

葛剑雄:关键是办学理念。什么是一流大学,要搞清楚。在任何国家,一流大学都是少数,谁都喊建设一流大学,有的学校刚刚从专科升级,就喊这个目标,这是笑话。建一流大学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要全面提升人的素质,学术的自由、思想的独立,这些都需要。要贯彻理念,需要有自主性,主要还是由校长、教授贯彻,缺一不可。现在西南联大的例子经常被提起,其实,当时联大的各个学校的实力就很强,基础也很好,不能孤立地看这一段。

不要以为取消行政级别就万事大吉

星期柒新闻周刊:前一段我

采访贺卫方先生,他说到,现在的国立大学,像商场、官场,唯一不像的就是学术机构,因为大学分成各个等级,有的是副部级,有的是局级,内部管理都是有权力的人拥有更多的资源。我们现在提出去行政化,问题是,去行政化并不能立竿见影,也不能治疗大学所有的病症。

葛剑雄:去行政化也是很重要的,问题是要追查行政化的根源。去行政化不是不要行政机构,问题是本来行政机构要听命于校长,现在倒过来,行政机构指挥你,原因在于,现在行政上有了原来没有的经费和权力。经费下拨后,还是在主管部门的手里,这样权就大了。另一方面讲,行政机构管经费,它也要为纳税人负责,这也是机制的问题。围绕经费要进行招标啊,申报啊,评估啊,当然就复杂了。而经费到了学校,也是先到行政部门。

星期柒新闻周刊:行政主管部门指挥大学,但是他们常被

认为不懂行。

葛剑雄:在现在这样一个社会,没有哪个敢说全部懂行的,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很普遍。关键是在大学内部,校长要把大部分的办学权交给院长或系主任。

星期柒新闻周刊:现在谈的比较多的是进行体制改革,比如说改变政府控制大学的体制。但是拥有充分自由度的大学就一定能够建成一流大学吗?

葛剑雄:最大的改革是提高大学办学的自主性。不一定样样要政府管,怎么办学,是大学自己的事情。民办,为什么不可以呢?世界上很多好的大学,就是私立学校。还有,外资为什么不可以在国内办学呢,这个也应该改变。几个种类的大学并行不悖,进行良性的互动和竞争,不是很好吗?同时,国立大学也应该有自主权,这个问题不用回避,《纲要》中没有写,其实是宪法都已经肯定了的,为什么不写呢?

星期柒新闻周刊:大学内部现在的级别问题,也受到公众关注,那么大学的去行政化对于办一流大学有什么样的价值呢?

葛剑雄:不要简单认为,似乎大学取消级别就万事大吉了。其实级别不等于行政化。有的教

授级别很高,但是他们丝毫没有架子。关键不在于这个,要分清主次。把眼睛盯着大学级别,以为取消了级别就天下太平,这是不对的,不要忘记了,在中国到处都讲级别,很多单位都有级别。很多人喊取消这个级别,那么怎么解决?拿个方案出来看看呢。所以《纲要》是说要逐步取消,这个问题,有的要靠大学自己,有的要争取外部环境,当外部都不讲级别,那么大学就不成问题。

“出大师”,不能心太急

星期柒新闻周刊:不少人认为,中国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美国居于世界第一,那么为什么真正达到世界一流标准的大学没有几所?

葛剑雄:这个不能凭感觉,关键什么算大,要拿数字来说话。中国大学生的比例在世界上不算高,那么只要符合质量,有什么不好呢?

星期柒新闻周刊:现在关于大学有很多排名,国际的和国内的都有,它们能说明一流大学的标准吗?

葛剑雄:这要看是什么标准,以中国的标准,很多大学早够一流的标准了,而以国际的标准看,还有很大的差距。不要老看排名,有的排名具有公信力,有的仅仅是一家之言。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评估体系,由第三方来完成,如果没有这个,你大学自己称一流,谁相信啊?不是是一流大学,需要拿出具体的数字来。美国人也搞大学的排名,但是人家就不是很在意。国外有的大学规模不大,但是它们在某些方面排位靠前,比如说南非的开普敦大学,名不见经传,但是在有些方面的排名很靠前。我觉得有这个思路才行:整体虽然不达一流,但是不等于没有一流的学科和教授。

星期柒新闻周刊:建设一流大学必然需要大量的人才,而说到人才,一来,人们普遍认为高校培养人才的质量还不够高,另一方面,高校自身的人才,主要是高校的教授和研究人员本身的综合素质也不那么令人信服,抄袭、学术交易等现象也使得真正的人才感到不安。您认为,当

前高校人才现状到底如何,问题又主要出在什么方面?

葛剑雄:大学培养人才的质量问题当然有,但是不能全凭感觉作出判断,要有数据。有的人批评说“博士不博”,这个怎么能“博”呢,“博”应该是精、深,“博士不博”这个话是不对的。大学的问题很多是社会化现象,说到大学的诚信问题,社会不诚信,大学能诚信吗?具体要分几个方面看,大学里出现的负面现象,是大学的不足引起的,还是整个社会引起的,要分析。从职业技术等方面要求来看,个别人确实不符合要求,人往高处走,物质和精神上的条件都应该具备,这样才能吸引人才。为什么有的发达国家能吸引人才,这个是值得思索的。首先应该保证基本环境,温总理提出要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这个“尊严”,有物质上也有精神上的。现在说来,我们对人才的重视是不够的。一些高校教师到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去,实际上是有待遇方面的考虑的,应该保证人才的基本待遇,让他们能体面地生活。高校如果说留不住人才,要反思,因为并不全是钱的问题。

星期柒新闻周刊:“钱学森之问”:怎么培养不了大师?这也是建设一流大学所不能回避的问题。如果我们长期缺乏大师,那么没有大师的大学即使有一天被承认了一流大学的地位,也恐怕是不能服众的吧?

葛剑雄:对于“出大师”,还是心太急了,大师需要个人的天赋,比如说爱因斯坦多少天才出一个。另一方面,天才人物还需要有好的机遇,钱学森不是哪个大学培养的,他在回国后受到很好的保护,文革中也未受到迫害,如果不是这样,还会有后来的钱学森吗?不要过多关注何时出大师。关键是要有个机制,好好培养出一大批人才,人才的基础好了,自然会出大师,日本已经出了好几个诺贝尔奖得主。大师也是可遇不可求的。我曾经在美国碰到过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看起来很普通的,没有什么特权的,只是在大楼有个停车位,也没有说因为诺贝尔奖得主就捧到天上。

记者观察

一流大学 必须有独特的灵魂

最近,建一流大学当仁不让地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尽管这个话题并不是今天才有的。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的报告,在谈到教育时,温家宝说,要推进高等学校管理体制和招生制度改革。他表示,要进一步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创建若干一流大学,培养杰出人才。

此前,1月22日至2月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中南海主持召开五次座谈会,征求对即将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时,也针对大学教育与清华教授进行了对话。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向总理列举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各种标准。他特别强调办学自主权的问题。施一公感慨道:“在大学这个本应该思想最活跃、最富有创造力的地方,如今的教育在管理上‘一刀切’,严重阻碍了学生创造力的培养。”

温家宝则说出了自己的思考:“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温家宝还对大家说:“我们要下决心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国一定能够出现世界一流大学。”

与此同时,“去行政化”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人们普遍对“去行政化”寄予厚望,并不完全是因为“去行政化”是一大难题,而更多的是因为“去行政化”对于建设一流大学具有特别的意义。

2003年底,教育部公布了列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名单,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在内的34所高校榜上有名。

2007年4月,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发布了“世界一流大学竞争力排行榜”,北京大学排在第192位,清华大学排在196位。与去年相比,两所学校的排名分别上升了61位和68位。在全球高校500强中,我国18所大学上榜,比去年增加10所。

近年来,国内高校创一流运动风生水起,很多大学制定了“创流”时间表,纷纷瞄准“寰宇学府”,“世界一流”、“中国一流”大学。

但是有识者并不认为“全民皆一流”是好事,对于中国大学的快速发展以及急切的对“一流”的渴望,国外一流大学的校长层提出了善意的建议。耶鲁大学校长莱温认为,中国大学的合并、扩招在某种程度上是必须的,因为只有具备一定规模才能更好发展。但他同时指出,“大规模”不应成为大学追求的目标。假如以规模论,耶鲁是个小学校——它只有1.1万名学生。他指出,世界上许多一流大学的规模都不很大。比如,剑桥大学仅有1.5万名学生,但研究生就占五分之一。

清华《清新时报》总编辑袁梦晨也认为,“一流大学不应该是同质化的,现在国内各高校都想要建立一流的综合性大学,这样失去了一定特色,像国外的麻省理工也是一流的大学,但是它也并非综合性一流而是工科一流大学,所以国内也可以有师范类的一流大学、文科类的一流大学。在建设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应该建立其特色。”不管怎样,建一流大学的目标愈加清晰,现在最需要的是进行体制的改革和理念的厘清。

快报记者 刘方志